

第七回

八卦爐中逃大聖

五行山下定心猿

富貴功名，前緣分定，爲人切莫欺心。正大光明，忠良善果彌深。些些狂妄天加譴，眼前不遇待時臨。問東君因甚，如今禍害相侵？只爲心高圖罔極，不分上下亂規箴。

話表齊天大聖被衆天兵押去斬妖臺下，綁在降妖柱上，刀砍斧剁，鎗刺劍刳，莫想傷及其身；南斗星奮令火部衆神放火煨燒，亦不能燒着；又着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，越發不能傷損一毫。那大力鬼王與衆啟奏道：「萬歲，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。臣等用刀砍斧剝，雷打火燒，一毫不能傷損，却如之何？」

玉帝聞言，道：「這厮這等這等，如何處治？」太上老君即奏道：「那猴吃了蟠桃，飲了御

酒，又盜了仙丹，——我那五壺丹，有生有熟，被他都吃在肚裏。——運用三昧火，煨成一塊，所以渾做金鋼之軀，急不能傷。不若與老道領去，放在「八卦爐」中，以文武火煨煉，煉出我的丹來，他身自爲灰燼矣。」

玉帝聞言，即敕六丁，六甲，將他解下，付與老君。老君領旨去訖。一壁廂宣二郎顯聖，賞賜金花百朵，御酒百瓶，還丹百粒，異寶明珠，錦繡等件，教與義兄弟分享。真君謝恩，回灌江口不題。

那老君到兜率宮，將大聖解去繩索，放了穿琵琶骨之器，推入「八卦爐」中，命看爐的道人，架火的童子，將火搨起煨煉。原來那爐是乾，坎，艮，震，巽，離，坤，兌八卦。他即將身鑽在「巽宮」位下。巽乃風也，有風則無火。只是風攪得煙來，把一雙眼燭紅了，弄做個老害病眼，故喚作「火眼金睛。」

真個光陰迅速，不覺七七四十九日，老君的火候俱全。忽一日，開爐取丹。那大聖雙手侮

着眼，正自揉搓流涕，只聽得爐頭聲響。猛睜睛看見光明，他就忍不住，將身一縱，跳出丹爐，嘯的一聲，蹬倒八卦爐，往外就走。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丁甲一班人來扯，被他一個個都放倒，好似癩癩的白額虎，風狂的獨角龍。老君趕上抓一把，被他一摔，摔了個倒栽葱，脫身走了，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，迎風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依然拿在手中，不分好歹，却又大亂天宮，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，四天王無影無形。好猴精有詩爲証：

混元體正合先天，萬劫千番只自然。渺渺無爲渾太乙，如如不動號初玄。爐中久煉非鉛汞，物外長生是本仙。變化無窮還變化，三皈五戒總休言。

又詩：——

一點靈光徹太虛，那條拄杖亦如之。或長或短隨人用，橫豎橫排任捲舒。

又詩：——

猿猴道體配人心，心即猿猴意思深。大聖齊天非假論，官封弼馬豈知音。馬猿合作心和意，緊縛牢拴莫外尋。萬相歸真從一理，如來同契住雙林。

這一番，那猴王不分上下，使鐵棒東打西敵，更無一人可擋，只打到通明殿裏，靈霄殿外。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。他見大聖縱橫，掣金鞭，近前攔住道：「潑猴何往！有吾在此，切莫猖狂！」這大聖不由分說，舉棒就打。那靈官鞭起相迎。兩個在靈霄殿前，厮渾一處好殺！

赤胆忠良名譽大，欺天誑上聲名壞。一低一好幸相持，豪傑英雄同賭賽。鐵棒兇，

金鞭快，正直無私怎忍耐？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化尊，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。金

鞭鐵棒兩家能，都是神宮器械。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，各展雄才真可愛！一

個欺心耍奪斗牛宮，一個竭力匡扶元聖界。苦爭不讓顯神通，鞭棒往來無勝敗。

他兩個鬪在一處，勝敗未分，早有佑聖真君，又差將佐，發文到雷府，調三十六員雷將，齊來把大聖圍在核心，各騎兇惡慶戰。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，使一條如意棒，左遮右擋，後架前迎。一時，見那衆雷將的刀鎗劍戟，鞭簡鬪鎚，鉞斧金爪，旄鎌月鏢，來的甚緊，他即搖身一變，變做三頭六臂；把如意棒幌一幌，變作三條；六隻手使開三條棒，好便似紡車兒一般，滴流流，在

那核心裏飛舞。衆雷神莫能相近。真個是——

圓陀陀，光灼灼，亘古常存人怎學？入火不能焚，入水何曾溺？光明一顆摩尼珠，劍

戟刀鎗傷不着，也能善，也能惡，眼前善惡憑他作。善時成佛與成仙，惡處披毛並

帶角。無窮變化關天宮，雷將神兵不可捉。

當時衆神把大聖攢在一處，却不能近身，亂嚷亂鬧，早驚動玉帝，遂傳旨，着遊奕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。那二聖得了旨，徑到靈山勝境，雷音寶刹之前，對四金剛，八菩薩，禮畢，即煩轉達衆神，隨至寶蓮臺下，啟知如來，召請二聖。禮佛三匝，侍立臺下。如來問：「玉帝何事煩二聖下臨？」二聖即啟道：「向時花果山產一猴，在那裏弄神通，聚衆猴攪亂世界。玉帝降招安旨，封爲弼馬溫，他嫌官小反去。當遣李天王，哪吒太子，擒拿未獲，復招安他，封做齊天大聖，先有官無祿。着他代管蟠桃園，他即偷桃；又走至瑤池，偷穀，偷酒，攪亂大會；仗酒，又暗入兜率宮，偷老君仙丹，反出天宮。玉帝復遣十萬天兵，亦不能收伏。後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，他變化多端，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，二郎方得拿住，解赴御前，即命斬之。刀

砍斧剝，火燒雷打，俱不能傷。老君奏准領去以火煅煉，四十九日開鼎，他却又跳出八卦爐，打退天丁，徑入通明殿裏，靈霄殿外，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攔住苦戰，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垓心，終不能相近。事在緊急，因此，玉帝特請如來救駕。」

如來聞說，即對衆菩薩道：「汝等在此穩坐法堂，休得亂了禪位，待我煉魔救駕去來。」如來即喚阿難、迦葉，二尊者相隨，離了雷音，徑至靈霄門外，忽聽得喊聲振耳，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着大聖哩。佛祖傳法旨：「敕雷將停息干戈，放開營所，叫那大聖出來，等我問他有何法力。」衆將果退。大聖也收了法象，現出原身，近前，怒氣昂昂，厲聲高叫道：「你是那方善士，敢來止住刀兵問我？」如來笑道：「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，南無阿彌陀佛。今聞你猖狂村野，屢反天宮，不知是何方生長，何年得道，爲何這等暴橫？」大聖道：「我本——」

「天地生成靈混沌，花果山中一老猿。水簾洞裏爲家業，拜友尋師悟太玄。煉就長生多少法，學來變化廣無邊。因在凡間嫌地窄，立心端要住瑤天。靈霄寶殿非他久，歷代人王有分傳。強者爲尊該讓，我英雄只此敢爭先。」

佛祖聽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那厮乃是個猴子成精，焉敢欺心，要奪玉皇上帝尊位？他自幼修持，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，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你算他該多少年數，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？你那個初世爲人的畜生，如何出此大言！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折了你的壽算！趁早皈依，切莫胡說！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頃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！」大聖道：「他雖年幼修長，也不應久住在此。常言道：『玉帝輪流做，明年到我家。』只教他搬出去，將天宮讓與我，便罷了。若還不讓，定要攪亂，永不清平！」佛祖道：「你除了長生變化之法，再有何能，敢占天宮勝境？」大聖道：「我的手段多哩！我有七十二般變化，萬劫不老長生；會駕筋斗雲，一縱十萬八千里；如何坐不得天位？」佛祖道：「我與你打個賭賽：你若有一本事，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，算你贏，再不用動刀兵，苦爭戰，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，把天宮讓你；若不能打出手掌，你還下界爲妖，再修幾劫，却來爭噪。」

那大聖聞言，暗笑道：「這如來十分好獸！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，他那手掌，方圓不滿一尺，如何跳不出去？」急發聲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可做得主張！」佛祖道：「做得！做得！」

伸開右手，却似個荷葉大小。那大聖收了如意棒，抖擻神威，將身一縱，站在佛祖手心裏，却道：『我出去也！』你看他一路雲光，無影無形去了。佛祖慧眼觀看，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，不住只管前進。

大聖行時，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，撐着一股青氣。他道：『此間乃盡頭路了。這番回去，如來作證，靈霄宮定是我坐也。』又思量說：『且住！等我留下些記號，方好與如來說話。』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變！』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，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云：『齊天大聖到此一遊。』寫畢，收了毫毛，又不莊尊，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。翻轉筋斗雲，徑回本處，站在如來掌內道：『我已去，今來了。你教玉帝讓大宮與我。』

如來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！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！』大聖道：『你是不知，我去到天盡頭，見五根肉紅柱，撐着一股青氣，我留個記在那裏，你敢和我同去看麼？』如來道：『不消去，你只自低頭看看。』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，低頭看時，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着『齊天大聖到此一遊』，大指又裏，還有些猴尿臊氣。大聖吃了一驚，道：『有這等事！有這等』

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，如何却在他手指上……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……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去來！」

好大聖，急縱身又要跳出，被佛祖翻掌一撲，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，將五指化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座聯山，喚名「五行山」，輕輕的把他壓住。衆雷神與阿羅漢、迦葉，一個個合掌稱揚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

「當年卯化學爲人，立志修行果道真。萬劫無移居勝境，一朝有變散精神。欺天罔上思高位，凌聖偷丹亂大倫。惡貫滿盈今有報，不知何日得翻身。」

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，即喚阿羅漢、迦葉、同轉西方極樂世界。時有天蓬、天佑，急出靈霄寶殿道：「請如來少待，我主大駕來也。」佛祖聞言，回首瞻仰，須臾果見八景鸞輿，九光寶蓋，聲奏絃歌妙樂，詠哦無量神章，散寶花，噴異香，直至佛前謝曰：「多蒙大法收滅妖邪，望如來少停一日，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。」如來不敢違悖，即合掌謝道：「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，有

何法力？還是天尊與衆神洪福，敢勞致謝？」玉帝傳旨，即着雷部衆神，分頭請三清、四御、五老、六司、七元、八極、九曜、十都……千萬萬聖，來此赴會，同謝佛恩；又命四大天師、九天仙女、大開玉京金闕、太乙寶宮、洞陽玉館，請如來高座七寶靈臺，調設各班坐位，安排龍肝鳳髓、玉液蟠桃。

不一時，那玉清元始天尊，上清靈寶天尊，太清道德天尊，五炁真君，五斗星君，三官四聖，九曜真君，左輔右弼，天王，哪吒，元虛一應靈通，對對旌旗，雙雙幡蓋，都捧着明珠異寶，壽果奇花，向佛前拜獻曰：「感如來無量法力，收伏妖猴。蒙大天尊設宴，呼喚我等皆來陳謝。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，如何？」如來領衆神之託，曰：「今欲立名，可作個「安天大會。」」各仙老異口同聲，俱道：「好個「安天大會！」好個「安天大會！」言訖，各坐座位，走掣傳觴，簪花鼓瑟，果好會也。有詩爲証：

宴設蟠桃猴攪亂，安天大會勝蟠桃。
龍旗鸞輅祥光藹，寶節幟幡瑞氣飄。
仙樂伎

歌音韻美，鳳簫玉管響聲高。
瓊香繚繞羣仙集，宇宙清平賀聖朝。

兼皆暢然喜會，只見王母娘娘，引一班仙子，仙娥，美姬，美女，飄飄蕩蕩，舞向佛前，施禮曰：「前被妖猴攪亂蟠桃一會，今蒙如來大法鍊鎖頑猴，喜慶安天大會，無物可謝，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顆奉獻。」真個是——

半紅半綠噴香霧，艷麗仙根萬載長。堪笑武陵源上種，怎如天府更奇強？紫紋嬌

嫩實中少，細核清甜世莫雙。延壽延年能易體，有緣食者自非常。

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，王母又着仙姬，仙子，唱的唱，舞的舞。滿會羣仙，又皆賞讚。正是：

纏縵天香滿座，繽紛仙蕊仙花。玉京金闕大榮華，異品奇珍無價。

對對與天齊壽，雙雙萬劫增加。桑田滄海任更差，他自無驚無訝。

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，觥籌交錯，不多時，忽又聞得——

一陣異香來鼻嗅，驚動滿堂星與宿。天仙佛祖把杯停，各各抬頭迎目候。霄漢中間現老人，手捧靈芝飛藹繡。葫蘆藏蓄萬年丹，寶籙名書千紀壽。洞裏乾坤任自由，壺中日月隨成就。遨遊四海樂清閑，散淡十洲容輻輳。曾赴蟠桃醉幾遭，醒時

明月還依舊，長頭大耳短身軀，兩極之方稱老壽。

壽星又到，見玉帝禮畢，又見如來，申謝曰：「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煨煉，以爲必致平安，不期他又反出。幸如來善伏此怪，設宴奉謝，故此聞風而來。更無他物可獻，特具紫芝瑤草，碧藕金丹奉上。」詩曰：——

碧藕金丹奉釋迦，如來萬壽若恆沙。清平永樂三乘錦，康泰長生九品花。無相門中真法主，色空天上是仙家。乾坤大地皆稱祖，丈六金身福壽餘。

如來欣然領謝。壽星得座，依然走屢傳觴，只見赤脚大仙又至，向玉帝前頽頽禮畢，又對佛祖謝道：「深感法力，降伏妖猴。無物可以表敬，特具交梨二顆，火棗數枚奉獻。」詩曰：

大仙赤脚棗梨香，敬獻彌陀壽算長。七寶蓮臺山樣穩，千金花座錦般粧。壽同天地言非謬，福比洪波話豈狂。福壽如期真個是，清閑極樂那西方。

如來又稱謝了，叫阿儼、迦葉，將各所獻之物，一一收起，方向玉帝前謝宴。衆各酩酊，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道：「那大聖伸出頭來了。」佛祖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袖中只取出一張帖子，

上有六個金字，「唵嘛呢叭咪吽」遞與阿儺，叫貼在那山頂上。這尊者即領帖子，拿出天門，到那五行山頂上，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。那座山即生根合縫，可運用呼吸之氣，手兒爬出，不能搖擗。

阿儺回報道：「已將帖子貼了。」如來即辭了玉帝衆神，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，又發一個慈悲心，念動真言呪語，將五行山，召一尊土地神祇，會同五方揭諦，居住此山監押。『但他饑時，與他鉄丸子吃；渴時，與他溶化的銅汁飲。待他災愆滿日，自有人救他。』正是——

妖猴大胆反天宮，却被如來伏手降。渴飲溶銅捱歲月，饑餐鉄彈度時光。天災苦困遭磨折，人事淒涼喜命長。若得英雄重展擗，他年奉佛上西方。

又詩曰——

伏逞豪強大勢興，降龍伏虎弄乖能。偷桃偷酒遊天府，受籙承恩在玉京。惡貫滿盈身受困，善根不絕氣還昇。果然脫得如來手，且待唐朝出聖僧。

畢竟不知向後何年何月方滿災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七回